

亦舒作品集

迷迭

香

亦舒◎著

- ◆ 人淡如菊
- ◆ 朝花夕拾
- ◆ 痴情司
- ◆ 迷迭香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迷迭

香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/亦舒著. 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03.2

ISBN 7-5442-1830-9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4342 号

迷迭香

作 者 亦 舒

责任编辑 袁杰伟

封面设计 金 康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 515 千字

印 张 19

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442-1828-7/I·429

定 价 28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人淡如菊 / 1

朝花夕拾 / 143

痴情司 / 311

迷迭香 / 461

◇ 人淡如菊

我跟罗莲说：“比尔纳梵是最好的教授，他从来不当我们是孩子。”

她笑，“可惜他讲的是热力散播。”

我说：“那没有关系，我可以选他那科。”

她说：“他那科很难，他出的题目也很难，我最怕的，他一说宇宙线紫外线，我的头都昏了，你想想，一个原子，有几层外壳？”

我笑，“第一层叫K层……”

罗莲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别背书了，你也是的，这么穷凶极恶地念书，但是你算好学生，同学也喜欢你。”

我说：“我对基本的常识有兴趣。你想想，原子有什么不好？我喜欢。”

“纳梵下半年教你吧？”

“唔，圣诞之后，他还是教我们的。我不是不喜欢高克先生，他的化学与生物都合理得很，我还是等纳梵。”

我们一路走回家，五点钟，下微雨，一地的落叶，行人大半是学生了，马路中央塞车。天气相当冷，我嘴里呵白气，穿着斗篷，既防雨又保暖，罗莲撑着伞，遮着我。

回家要走十五分钟。

罗莲说：“你真很厉害，去年一上化学课就哭，倒叫高克老师向你道歉，什么意思？结果三个理科老师吓得团团转，B小姐叫我教你，高克叫我盯住你，纳梵说：‘叫她别怕，慢慢地学。’真了不起，谁不交学费？你那种情形，真肉麻，真可怕！”

我笑笑。

她比我高一级，常常老气横秋地教训我。去年三个教授赶着她来照顾我，她就不服气，跑来见到我，就冷笑着说：“我以为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，却不过是个瘦子，挤一挤便可以塞进汽油箱里去。”后来她对我很好，一直照顾我，有难题也指点我，过了一年，我们索性搬到一起住，相处极好，一起上学放学，别有乐处。教授叫她找我，认识我，只因为全校只有我们两个是中国人，现在却成了好朋友。

到了家里，暖烘烘的，我们坐在一起做功课，晚饭早在学校饭堂吃过了。

她冲了两杯咖啡出来，我一路翻书，一路说：“纳梵先生的样子不漂亮，但是真……真特别，一见难忘。”

罗莲说：“你一整天提他，大概是有点毛病了。”

我说：“什么毛病呢？我又不会爱上他。”

“爱上他是没有用的，他又有妻子又有孩子，人这么好，你想想去，别提他了。”

我看了罗莲一眼。

我是不会爱上纳梵先生的，又不是写小说。

不过他是一个好教授。

去年在饭堂见到他，我就钦佩他，忽然之间问他：“你是博士吗？”

他笑了，他说：“我只是硕士。”

我居然还有那胆子问：“为什么你不是博士？”天下有我这种人，非逼教授做博士不可。

他说：“读博士只管那极小极小的范围，我不大喜欢，我读了好几个硕士，我现在还在读书。”

我睁大了眼睛，“是吗？”

罗莲在我身边使眼色，我才不问了。

后来罗莲说：“他总是个教授，你怎么老问那种莫名其妙的

事？”

我才吓起来，以后看见他，远远地笑一笑，然后躲得人影都没有。一年来我读那几门理科，不遗余力，别人都是读过的，只有我一窍不通，什么都得背上半天，整天就是躲在屋子里念念。

结果还考得顶不错。五条题目，我答了两条纳梵先生的，他的“红外线对人类贡献”与“原子结构基本讲”。大概是答得不错的。

后来罗莲看见他，第一件事是问他：“乔陈考得好吗？”

纳梵先生说：“很好呢！这孩子，以前吓成那样子。”

B小姐也问：“另外那个中国女孩子好吗？”

教会计的戴维斯先生因为在香港打过几年仗，很喜欢中国人，新开学，他也去问罗莲：“乔陈好吗？有没有见她？”

罗莲翻翻白眼，“当然见过，她现在与我同住。”

回来罗莲大发牢骚。

她说：“我也是中国人，为什么他们不问问我怎么了？嘿！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

我眉开眼笑，“我迟钝，没有他们我不行，而且我听话。”

“真受不了。”罗莲说。

我默默地做着功课。

我喜欢去上课，这就够了。

第二天罗莲迟放学，我一个人走回家，才出校门，就见到纳梵先生迎面而来，他六尺一寸高，髻发，浓眉，实实在在不算漂亮，可是他的脸有一种慑人的神情。我迟疑了一下子，笑一笑，低头走了。脸上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。

纳梵老师手臂下夹着一堆书，从图书馆里回来？他是这样的大方、和蔼、有教养、学问好、心情好，风度翩翩，穿着那么旧式的西装，普通的皮鞋，一点不打扮，那种姿态，却是惊人的好。

难怪人家说：最危险是让丈夫去教女子大学。念大学那种年纪，多数是无法无天的，不危险也变危险了。一年来大半学生都找

到了对象,只除了我,我没有男朋友,也没有爱人。

罗莲有一个男朋友,是奥地利人,她是很起劲的,天天一封信,还说圣诞要去看雪。我觉得欧洲人不过如此,想免费游东方,最好不如娶一个东方太太,或是嫁一个东方来的丈夫。欧洲这么冷,去享受一下热带的温馨,有什么不好?在这里读书的学生,家里都不会太差,他们也就是看中这一点。依我看来,中国女孩子除非长得特别美,否则不必与外国人混,得不到什么好处。

外国人也有好的,像纳梵先生,我想他的人格是毫无问题的。我喜欢科学家。

他这个学期头三个月没有教我们,过了圣诞才教。

学期开始的时候,所有的教授都坐在台上,独独他不在,我就到处问:“纳梵先生在不在?”

他们都叫我放心,纳梵先生快要做副校长了,走不了的。

但是这么多的老师,我反而与他最不熟。

在饭堂里休息着,他来买咖啡喝,排队排在众学生当中,把所有的人都比下去了。

他微微地笑着,他稳重像一座山一样,他是这么可靠,任何女人看了他,都想:嫁给他必然是不用再担心任何事了。

同学说:“你看,那是你的纳梵先生。”

我笑一笑。

他们的意思是,那是你心爱的教授。

我们这间学校小,所有的学生加在一起,不超过一千,每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,这是小大学的好处,那么每个教授都认识我。

他们问我:“你去年回家了吗?”又问,“今年回不回去?”我总是老实地有一说一,有二说二。

我不大懂得他们的幽默,动不动就大惊失色,信以为真,他们倒是很欣赏这种天真,我自己真懊恼这种迟钝,直到今年,那种呆瓜劲儿才改掉了一点,然而还是惹笑。

老师们很晓得我这个人。他们要找我，就到图书馆，我好歹坐在那里，无论看什么书都好，我都坐在那里。

去年学生罢课，只有我一个人上学。老师看见我，心花怒放。我坐在图书馆里读笔记。

高克先生来了，看见我，趋向前来，握着手，眉开眼笑：“啊，乔，你多么乖，坐在暖气边，在温习吗，不冷吗？”

我笑。发神经了，他把我当三岁小孩子了？由此可知教授要求之低，匪夷所思。

有时候纳梵老师也来看报纸，或是印讲义，他总是忙的，我在一层层书架后面看着他。心里面很定，纵使有什么事，大概可以找他帮忙。

他去年一直说：“你知道我在哪里，有难题请来找我。”

他不叫我“乔”，不叫我的名字。别的教授一天到晚叫着我。他也不点名，不过凡是他的课，讲堂总是客满的，他不把我们当孩子。

新近规定，凡学生上课次数少过百分之七十五者，不准参加考试。他不管，他觉得学生该有自律能力，点名没有用，点得再凶，那些逃学学生还是逃学去了。

但是去年我没有找过他。他把什么都讲得这么明白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

纳梵教授跟学生说话的时候，老是侧着脸，开头我不大明白这个姿态，后来才晓得他右耳是聋的。读大学的时候，他玩美式足球，被同伴一脚踢在头上，昏在草地上，进了医院，出来的时候，一只耳朵就聋了。

罗莲叹道：“真了不起，连缺憾美都有了。”

我却听得津津有味，他毕业于诺丁咸大学，罗宾汉出没的地方。虽然也是科学家，他没有那种 MIT，CIT 的高深莫测，他不是高高在上的，他有那种深入民间的高贵气息，我喜欢他。

罗莲念到最后一年,笑话自然更多。

她对我说:“你晓得考莱小姐?每星期四她都有一课,但是大家礼拜三玩得七荤八素,星期四哪里起得了床?一班十四个人只到了四个,她等了一刻钟,不见第五个人影,冲下去报告校长,哪晓得一走,就又来了六个,气得她什么似的!哈哈。”

我觉得没有什么好笑,这真有点残忍。据罗莲说,在外国生活,不残忍是不行的。我倒不觉得,至少我没有那样,我也活得很好。

罗莲说:“你是例外,你一皱眉,老师同学就相让于你,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我倒还没有为谁皱过眉,只记得去年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就哭,哭得不亦乐乎,今年挤来挤去,挤不出什么眼泪来,天大的事,推在明天再说,功课再多,一样样慢慢做还是可以的,只是实在多了,做起来未免辛苦,周末非但没有休息,反而变本加厉地忙,晚上做到二三点才睡,第二天一早又撑起来,不敢贪睡,那种熬法也不用说了,不过心里还是很快活,说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。

有时候问罗莲:“你猜升了第三年,我吃得消吗?这么多的功课。”

“人家是人,你也是人,”她说,“怎么做不了?最多他们花一小时,我们花两个钟头也就是了,一般是老师教出来的。”

她这个人信心真足,走步路都好起劲啊,一步步踏下去都千斤重似的,我走路始终无声无息,脚步好轻的,不知道是什么习惯。

过了圣诞,纳梵先生终于出现了,大家都很高兴。读理科的人总比较讲道理,我老有一种感觉,文科是不能读的,越读越不通,越读越小气,好的没学,坏的都齐了,结果变成自高自大、极端自私的一个人。我们还没有念完书,不能算数,但是看看那些学成的人,也就有点分数。亦不能读艺术,学艺术的人都有一种毛病,不管阿狗阿猫先以艺术家姿态出现,结果大部分做了现世的活招牌。

当然理科出身的人未必个个像纳梵先生，他是例外中的例外。念了文学艺术，也不见得人人差劲，不过我们运气好，巧巧碰到一个好老师。

一星期有他两节课，每节只一小时，一共上十一个星期，他常常迟到十分钟，方便大家去喝杯茶，大家感激他。上课时草草在黑板上描几幅图，简单地解释几句，就很明白——如果我明白，谁都明白，谁还比我更钝呢？怕没有了。

有时候不明白，我举手发问。

同学都笑我，说我这么大了，还像小学生，次次发问都举手，我一举手，他们就嚷：“乔陈又要告状了！”

纳梵先生微笑说：“不必举手。”

我涨红着脸分辩：“如果不举手，不给老师准备，就插嘴，那有什么好？”

纳梵先生还没答，众同学又笑说：“好啦好啦！教授变了老师，大学变了书馆，咱们都成了小孩，也不必投票选举，回家干脆抱着叫妈妈？”

他们只是开玩笑，我知道我很规矩，但是自小父母就教尊师重道，哪像他们这般无法无天？一时改不过来。

我涨红了脸，讪讪的过了好几堂课。

有一天在图书馆，我与纳梵先生撞个正着，我称呼他一声：“纳梵先生。”

他站住，微笑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我说：“没事啊，我叫你一声。”

他诧异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我答：“理应如此啊。”

他说：“你家那边的老师是怎么样的？”

“他们？完全是‘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’的，但凡课文说得明白，已算尽责了。”

我说：“阶级分得好明白，否则，学生恐怕倒霉，这是中学，大学不得而知，看来也绝不民主。”

“你觉得哪种制度好？”他极有兴趣。

“我不知道，”我老实地说，“这里的学生太放肆了，我觉得。我读的中学是很好的，老师也待我客气，只是几个英籍老太太很作威作福。”

“我代他们致歉。”纳梵先生笑说，“只是你别太拘谨，有什么想说的，不要犹疑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我跟他说话，老是有点口吃。

罗莲说：“他好做你爹了，你几岁？”

“二十岁了。”

“可不是？他起码三十八。”罗莲说，“看上去倒是很年轻的样子。”

“也不算特别年轻，”我说，“只不过头发未白而已，不过他一向不老气横秋。”

“你不是真看上他了吧？”

“哪里啊！别开这种玩笑，我是很尊重老师的。”我说，“人人都说他好。”

“很多教授很好，你怎么不提他们？”

“我也提呀！”

“你这个人，将来人家都要讨厌你的，一副模范生的样子，决不迟到早退，刮风落雨，一向不缺课，见了教授，‘是老师是老师’，真受不了。”

我白她一眼。

我可没有她形容的那么肉麻。

她胡诌的。

星期二，照例有实验，我并不太喜欢做化学实验，瓶瓶罐罐，麻

烦得很。大家穿上了白上衣，拿了讲义，照着煮了这个又煮那个，我的手脚不十分灵敏，常常最慢，弄得一头大汗。

我把煤气火点着，煮着蒸发器里的化学颜料，纳梵先生走过来，问我：“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煤气有点声音，是不是？”

他侧耳听了听，“嗯，是，熄了它，我替你调整调整。”

我迟疑了一下，听他的话，关了煤气。

纳梵走回几步，问一个女同学借来打火机，点一下，没点着，我探过去看，他再点火，我只闻到一股煤气味，跟着只是轻轻的一声爆炸，我眼前一热，一阵刺痛，退后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蹲了下来，只听见同学的惊呼声，我一急，一手遮着眼睛，一手去抓人，只抓到一只手，便紧紧地捏着不放。

实验室里乱成一片。

纳梵先生大叫：“去打电话，叫救护车！快，快！”

我马上想：完了，我一定是瞎了。

眼睛上的痛一增加，我就支持不住，失去了知觉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还是看不见东西。我躺着，身子好像在车上，一定是救护车。有人在替我洗眼睛，我还是觉得痛，并且害怕。

但是我没有吭声，如果真瞎了，鬼叫也没有用。然而怕还是怕的，我伸手出去摸，摸到的却是女护士冷冰冰的制服。我忽然哭了。

天啊！如果一辈子都这么摸来摸去，怎么办？

我不知道有没有眼泪流出来，但是我听见一个声音说：“别怕，我们就到医院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那是纳梵先生的声音，他很焦急。

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抓住了他的手。

“说给我听，你感觉如何？”

我想要说话，但是太害怕了，什么也说不出，只抓紧着他的

手。

护士说：“不是很厉害，她不想说话，就别跟她说。”

纳梵先生两只手也紧紧地合着我的手，我发觉他的手在颤抖，我眼前刺痛之极，平时身体也不大好，又昏了过去。

再醒来的时候，仍然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知道实在是完了。

怎么办呢？我躺在床上，鼻子上嗅到那种医院特有的味道。怎么办呢？

我慢慢支撑着起来，这一次眼前倒没有大痛，恐怕是下了止痛药。

“好一点了？”

还是纳梵先生的声音。

我惊异地转身，他怎么在这里？

他的脚步声，他走过来了，站在我身边，扶住我，让我慢慢地靠在床上。

“我是医生，”另外一个声音说，“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我马上吓得浑身冷了起来。医生要说什么？

我呆呆地卧着。

“唉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替你洗过眼了，把煤屑、碎片都洗出来了，危险程度不大，但是要在医院里住上一阵子，你要听话，知不知道？左眼比右眼严重点，但绝对不至于失明，不要怕。”

我点点头，吁出一口气，手心中都是汗。

“运气很好，爆炸力道不强，强一点就危险了。”

我还是点着头，可是一颗心却定了。眼前漆黑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。

我摸摸自己的头，一切都没有毛病，我笑了。

“傻孩子。”医生说，“我明天早上再来看你。”

我听他走开去的声音。

纳梵先生问：“好一点了吧？”

我连忙问：“几点钟了？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“晚上八点。”

“我肚子饿得很呢。”我说。

“我叫东西给你吃。”

“不，纳梵先生，你回去，我有什么事，会叫护士来的。”

“可是医生说——”

“噢。医生说没有关系，你请回去吧。”

纳梵先生说：“真对不起，乔，这次意外，是我的错。”

我一愣，怎么会是他的错呢？我想也没想到过。煤气管轻微爆炸，是我探头探脑不当心，关他什么事？难怪他陪我到现在，我连忙摇着手，说：“纳梵先生，请别误会，这与你完全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不好——”

他苦笑一下，“我不该冒失去点——”

我也打断他，“我不会有事的，这实在不是你的错，实验室总有意外的，我躺几天就好了，同学自然会把笔记借给我，你放心。”

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躺几天，恐怕至少得十天八天，但是为了安慰他，我也只好往好的方面说。

他不响。

他是个好人，一定为我担心死了。

我正要说些什么，安慰他一下，想了半天，想不出话来，他比我大这么多，又是我教授。

我只好说：“都是我不好，我真麻烦。”

他又说：“我不小心，是我的错。”

护士送食物进来，我摸索着。真饿了。

纳梵先生把牛奶杯放在我手里，拿着三文治，递到我嘴前，我红了脸，接过来吃。

他问我：“要不要通知家人？”